

魔 MO

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惠平 著

WANG



魔

NO

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惠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网/张惠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3

ISBN 7-80623-394-6

I. 魔…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27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2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01000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印数 1—3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94-6/I·305

定价 1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幕

太阳慢慢坠落，整个城市渐渐地沉陷在暮色之中。

萧永默默地坐在黄色面包车的后座上。这样的面包车在本市有近万辆，一般人很难分辨出彼此间的差异来。尽管如此，萧永仍然用半张报纸遮住面孔，生怕有人从什么地方看到他。巨大的恐惧紧紧地包围着他。

“喂，伙计，天黑了，你到底去哪儿？”

这样的话司机已经问了好几次了，而萧永总是同样地回答：

“随便吧！别停就行！”

“哼！老子今儿就陪你玩儿！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来！”司机心里嘀咕着，暗暗地摸了摸腿边的大号扳手。

近一个小时，这位“的哥”不断从后视镜中观察着这位神情阴郁的乘客，同时迷茫地自问自答：

“是和老婆打架了？……不像！是犯了案？……不会！要是犯案，早就该没命地往市外窜了，哪会在这里瞎转，等警察来抓呀！那……”

显然，以司机的智力，实在是解不开眼前的疑团。但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眼前计价器上的数字每跳动一次，自己的钱包就会鼓起一点。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体格也充满自信，根本没把这位身材瘦削、文质彬彬的仁兄放在眼里——假如动武的话。

前面就是大十字街,这已经是今晚第三次经过这里了。

“嘿,只要你有钱,再转两圈我也不烦!”他踌躇满志,轻松自如地磨动着方向盘,眼睛看了看计价器。计价器上正好显示出这样几个数字:98.80。他心中一阵暗喜!可就在此时,一辆日本“三菱”牌吉普车以极快的速度从十字路口左面向面包车拦腰撞来!随着“砰”的一声巨响,面包车顿时翻倒在地并快速撞向路边的电线杆。与此同时,那辆吉普车也就地转了一百八十度,伴着一阵刺耳的轮胎擦地声,迅速逃离了现场!

第一章

三洲市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位于市中心的大十字街。而坐落在三洲市大十字街上的“富丽华”大酒店乃是全市最豪华的饭店。据说它是完全仿照美国芝加哥大酒店的设计建造的。它那高达二十米的十三根门柱和哥特式圆顶以及巨大无比的幕墙玻璃,早已成为三洲市的标志性建筑。能在这里住宿就餐已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萧永提前一个星期就预定了三十桌酒席。今天就是他大喜的日子,二十八辆由“林肯”、“卡迪拉克”及其他进口小轿车组成的车队把一个个盛装的人们接到了酒店。

结婚喜宴上,高朋满座。人们不停地向新郎、新娘恭祝新喜,偌大的餐厅里充满了热烈、喜庆的气氛。

“小娅,你今天真漂亮。”萧永在金娅的耳朵边轻声说道。

“我只是今天漂亮?”金娅笑吟吟地问道,微微地把头往萧永的头上靠了靠。幸福塞满了她的心胸。

金娅长得清新可人,婀娜有致,浑身充溢着女性的温柔。她的脸上写满了笑意,写满了爱意,写满了柔情。凡是见过金娅的人都

会惊奇地说她长得像是小号儿的宋祖英，特别是那双“自来笑”的眼睛。

“你没听人家说吗，女人一生中最漂亮的那一刻是在她的婚礼上。”萧永继续在金娅的耳边絮叨着。他在心中暗自庆幸这会儿没有人来骚扰他俩，让他们在这看似轻松实则累人的活计中觅得暂时的闲逸。

“你也是，我的郎、君……”金娅用京剧道白戏谑地回道。

金娅自认是一个知足的人。她过去的家庭让她感到过极大的幸福和满足。而这个即将建立起来的新的家庭又让她原本存在的幸福得以延续。

金娅看着萧永，心里甜丝丝的。萧永今年二十八岁，比她整整大了五岁，但在她的眼里，丈夫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英俊。他那个高高的个头，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简直……怎么说来着？真真让人爱煞！

“嗨！你好你好……”萧永和电视台的两个同事打着招呼。他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自己大学刚毕业时的种种凄凉遭遇。

萧永在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原想毕业后到银行工作。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让一个没有任何关系又囊空如洗的毛头小伙子去和那些“各级领导”的公子，“大款”、“大腕”的小姐同场竞争，其优劣胜负不难预料；虽然萧永竭尽全力地挣扎了一番，终未如愿以偿。后来电视台招聘股市评论员，萧永不太积极地前去应聘，却没有想到一试即中！于是他一路干了下来。截止到今年五月，他已经干满合同上签订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电视台工作了整整五年。当然，他可以再签五年，甚至十年。没人会反对什么。

虽然萧永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但仍干得挺好。可萧永却始终志不在此，一心想干金融。于是，他就开始炒股票。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证券，进场交易。

萧永在股市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不知是老天爷保佑，还是

他与生俱来的金融天分,抑或是他命该如此,总之,萧永是逢赌必赢。他所买的股票无一不赚大钱。短短的几年中,萧永用他父亲毕生的积蓄两万多块钱和他向同事们借来的两三万块钱,在股市上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大展拳脚!他的个人财富像滚雪球般增加,不但早早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正式成为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金娅就是在这时认识萧永的。他俩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那时,萧永的确是春风得意、屡战屡胜!但是,萧永性情沉稳,从来不事张扬。他始终担心这样的好运不会太长久,曾经在心中筹划过急流勇退。可自从认识金娅之后,他感到老天爷确实是在帮他,他没有理由这么年轻就放弃这大好时机。

“金娅把自己的初吻给了我萧永,我要给金娅一生一世的幸福!我要再赚大钱!”

这个念头似乎有着巨大的魔力,促使他又充满激情地投身于风高浪险的股海。他以个人的名义开办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全称是:三洲市华兴证券开发有限公司。不可思议的是,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

自从公司开办以后,生意特别好,萧永的个人存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飞快地增长着。萧永对金娅说这都是金娅带来的好运;金娅则认为是萧永胆识过人、智慧超群!

虽然金娅不愿承认,但真正能够让她全家乐意接受萧永的是:除了拥有一套二百八十平米的错层住宅和一辆富康轿车外,萧永的银行账户儿上有着令人眼馋的八位数私人存款!当这一秘密被萧永“不小心”透露出来时,金娅母亲那些“年龄偏大”呀、“工作不稳定”呀、“门不当户不对”呀——萧永的父亲在偏远的山区小镇当小学教员,母亲则是标准的农村妇女——统统一扫而光!能够在不到三十岁的年龄拥有千万资产,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别说是在三洲市,就是在全国,又有多少人?

所以，当他俩提出今年打算结婚时，金娅的母亲满口答应。于是，在经过不到两年的恋爱以后，这对新人今日喜结连理。

“咱们老坐在这里好不好啊？不过，这倒是蛮舒服的。”金娅自问自答。

“我们要保持体力，你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萧永说道。

“是吗？这一点很重要吗？”

“当然！我们今天晚上……”萧永小声说了一句，金娅听后立刻把一张粉脸羞得通红。

“你啥时候变得这样没羞没臊的？！”金娅佯怒的语调丝毫也掩不住内心的渴望。

“真的，萧永，我倒是真的希望婚礼快点结束……你可别想歪了！我只是觉得有点累。”“金娅，我好喜欢你……”萧永伸手拉过金娅那温暖的小手。金娅也趁机把萧永的手握得紧紧的。两人同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他爱我！”

每当金娅心中泛起这种念头，她就会深深地沉浸在幸福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金娅经常会在只身独处的时候这样眯起眼睛自我陶醉！

她那在公安局当处长的哥哥金冠走了过来。萧永两个赶快站起。金娅赶紧抓过身边的酒壶，为金冠斟满一杯。她高高地举起酒杯，说道：

“哥哥，请你喝了这杯酒，一帆风顺。”

“好好，我喝，我喝，祝你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哥哥，请你再喝一杯，祝你喜事连连。”

金冠一扬脖儿，喝了个底儿朝天。

萧永说：“金处长，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呀？”

金冠轻轻地用拳头往萧永胸前捣了一下，说：

“闭上你的嘴！好好对我妹妹！不然有你好看的！”

“哈哈……”一阵笑声传来。

他俩往雅间那边望去。那里也摆了两桌,因为隔着走道,所以离萧永他们站的地方比较远。萧永单位的同事们大部分都在那两桌坐着。

不知是谁又喊了一嗓子,萧永不由扭过头去,正好看到他们电视台的经济部主任范刚那胖胖的面庞。范刚似乎是在很认真地听讲。其他十几个人,也都是天天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萧永朝他们扬了一下手,微笑着点了点头,远远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很自然地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坐在范刚身旁、挨着窗户旁边一个座位上的姑娘。那姑娘身穿一件牙白色风衣,背对着萧永在和范刚谈论着什么。萧永虽然看不大清,但那姑娘侧面的轮廓还是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怎么这么面熟?”萧永心里想着,就像是被一股巨大的磁力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再次扭过头去。

这时,恰巧那位姑娘转过身子,正在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萧永。当他们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时,萧永顿时感到心头一震,浑身像触电般痉挛了一下!

那是叶子,我的初恋!

立刻,犹如按下了开关,他们爱情的画面一下子呈现在脑海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爱情呀!叫人疯狂的,叫人生死相许的,天昏地暗的……

萧永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几乎要站立不稳。

“怎么了?”

始终和萧永挽着手臂的金娅敏感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有点儿累。”

萧永说着,努力定了定神,紧紧地握住金娅的小手,拉着金娅继续他们幸福而又累人的旅程。金娅的手有些发疼,她似乎感觉

到了点什么。其实,被巨大幸福包围着的金娅除了幸福实际上什么也感觉不到。

萧永几乎是机械地迈动着脚步,竭力克制着想要扭过头去的欲望,两眼尽可能不往那边看。可是,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所射出的目光让他犹如芒刺在背,痛苦不安。他不知道怎样去面对那双充满哀怨、充满忧伤的眼睛!

曾经望穿秋水/相聚却又离分/曾经生死相依/相见却难相认……

怎么会有人写出这样的歌词来!可人世间就是会存在如此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痛彻心扉!痛彻心扉……

“是的,我对不起你……我违背了我的誓言,我不该抛弃你,这都是我的不对。可是你……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你叫我怎样面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叫我如何解释?叶子啊叶子,八年了,我不曾听到你半点音讯,怎么突然地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愿……”他在内心深处焦急地祈愿。

“我该怎么办?……”

他的大脑在飞快地运转。他在紧张地思索着怎样才能在她面前保持平静和优雅,怎样才能让她不会说出伤害金娅的话来。金娅毫不知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金娅那天真无邪、被幸福所拥塞的心灵蒙上丝毫的阴影。

他在心中设想着一个可能出现的情景。他的双眼目不斜视,心跳越来越快。他几乎绝望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刻他竟突然想起了家乡一句非常粗俗的话来:

“该死鸟朝上!”想到这里,他不禁苦笑了一声,稍稍定了定神,抬头向墙角望去。

“咦!怎么不见了?她……”萧永感到非常奇怪,才一眨眼的

工夫,那双让他魂牵梦绕、百感交集的美丽眼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萧永心中一阵冲动!他想甩开金娅的手,快步向酒店门外冲去!他要不顾一切地跑上前去,紧紧抱住她,吻她……

然而,他一动未动,只是下意识地把金娅的手抓得更紧。

婚礼,仍在进行着……

叶子迅速地离开了萧永的结婚典礼。她实在坐不下去了!她几乎是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跑出了酒店。她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迅速钻了进去。

“小姐,请问你去哪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叶子那苍白的面孔,小心翼翼地问道。

“火车站!”叶子很快说了一句,就闭上了双眼,把头重重地靠在靠背上,像是死去了一般。

突然,她又赶忙坐直身子,扭过头向车后看了看……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出租车已经开出去老半天,她还在担心——不如说是“希望”——萧永或是别的什么人追上来。然而,她心里明白,任何人也不会跑出来追她。

“他已经成为别人的丈夫!他正在举行婚礼!他怎么可能丢下他那娇柔可爱的妻子来和我相见呢?”叶子心中悲哀地想到。

“既然那样,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在意他呢?随他去吧……”

慢慢地,叶子平静了下来。

“我是一个善妒的人吗?”她在内心深处扪心自问。

接着,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她自忖绝不是那种市井妒妇。况且,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以为自己早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可当她看到金娅那充满幸福的面孔,看到萧永那温柔体贴的神态,看到金冠那阴险冷酷的眼神的时候,她还是感觉到了一种生理上的

痉挛。

她实在没有办法坐下去了。算起来,她在婚礼上一共呆了不到十分钟,和她事先计划好的一样。而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十分钟会是如此的难熬。

其实,她一个星期前就已经得知萧永要结婚的讯息,并且头天晚上还反复设想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对着镜子修正着自己的各种表情:她相信自己会从容地面对这一次磨难。

“反正一共十几分钟……这不过是我许多磨难中的又一次罢了!”她这样想着。然而,一旦身临其境,一旦看到萧永,她仍然觉得痛苦难当。

八年了,整整八年了!她原以为时间能够冲淡一切,心灵的创伤早已经痊愈。可是,她错了,她完全错了。自从她走进婚礼大厅,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她还是要亲眼看一看这个对她来说意义非凡的婚礼,哪怕忍受锥心的痛楚。这时,她不禁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歌曲《相别今生》:

时间/是温柔的手/
轻轻抚平我心灵的创伤/
我见到他/
就像见到朋友一样/
只是/
在那心龛深深的角落/
还有一点淡淡的怅惘……

什么“一点”、“淡淡的”!这不知是哪个浅薄的人用他那浅薄的思想和浅薄的经历写出了如此浅薄的歌词!她不明白,有人竟然会因为唱了这样一首歌而一炮走红。

“叫她来试试看!自己所爱的男人娶了另外的女人做新娘!”

显然，萧永看见了她。她现在有点后悔不该来到这里，不该亲眼目睹这种别人喜庆、自己凄凉的场景。

“我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萧永联络，来避免今天的这种不快，来避免今天的这种尴尬！我可以把材料邮寄给他，可以……”

她有太多的办法可以不来这里又可以把自己所要办的事情办完、办好。可她还是来了，带着那种积淀的情感，带着那种莫名的企盼，带着那种强烈的责任，来了。她所要做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她要把她曾经爱过的人从万劫不复中拯救出来！

“既然如此，我就不能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当中……可是，他能够接受我的劝喻吗？”

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八年来，虽然叶子间或听到过萧永的一些零星讯息，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他还是不是八年前的萧永，他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了搞清萧永的近况，叶子花费了不少精力，尽可能地去搜集萧永的资料。但令人不解的是，要想弄清楚萧永近几年的生活、工作情况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他整个人像是被一层层厚茧包围着，几乎没有人能对萧永的过去、现在说出什么来。对他的现在，她所知甚少，而对他巨富之后的心态，她更是无从掌握。她现在惟一能够寄予希望的，就是萧永自己的良心——那不知道是否已经泯灭的良心！对这一点，叶子充满了忧虑……

“富丽华”大酒店。

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小姐推了一辆小巧的手推车轻轻地走进酒店总经理办公室。看到老板正伏身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她就默不作声地把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在桌上，然后从不锈钢圆锅中取出一条同样冒着热气的毛巾用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老板。

老板头也没有抬一下地接过毛巾，刚要擦脸，这时，电话“丁零

零……”响了起来。

“喂，大哥吗？是的……是的，一切顺利！”老板拿起电话刚听了一句，立即不自觉地站立起来。他朝服务小姐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小姐吓得赶忙推起小车，迅速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

“是的，婚礼已经结束。好、好，整个婚礼全都录了像……好、好……好，我马上找人送过去……好，我自己来，马上。一切照你说的，大哥再见！”

酒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小心翼翼地把电话听筒放了下去，沉重地跌坐在那只硕大的红色真皮靠背椅上。老大要亲自召见他！这可是很久以来就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了。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知道，也许仅仅是因为一句话说错，就会让他倾家荡产、死无葬身之地！可是，这也许是又一个机会，说不定老大高兴起来，还会……咳，算了吧，不要想入非非，能够平安无事就最好了。老板这样想着，慢慢定下神来。

看看已是华灯初上，这位忙了整整一天的老板，顾不得满身疲惫，匆匆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不大的黑色皮箱来，把萧永结婚典礼的录像带连盒子一起装进箱内，连忙把房间的门锁好，快步走到写字台后面的大书柜前，伸手在里面按了一下，那书柜竟然无声无息地自动挪开，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开着门的电梯间，他急急忙忙地往这个隐秘的专用电梯奔去！

电梯平稳地下降到位于地下二层的酒店停车场。

从电梯里走出来，酒店老板直接上了汽车。一辆黑色“皇冠”牌轿车已经等候在电梯门外的宽大停车房里。司机用遥控器把那扇钢制的大门打开。

老板还未坐稳，就大声命令司机：

“快开车！”

汽车带着尖厉的呼啸驶出了地下车库，驶向大街，驶向三洲市南部郊区。

三十分钟以后，车子来到了南郊的“双龙湖度假村”。汽车前大灯照亮了一块镶在大理石门柱上的铜牌，上面写着：三洲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示范区。

大门口两名身穿制服、腰束武装带、头戴大檐帽的保安队员查验了出入证以后，在墙壁上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了带轨道的不锈钢伸缩门，放他们进去。

汽车顺着蜿蜒的车道，驶过了松树林，驶过了芍药园，驶过了双龙湖大桥。最后，停在了一幢欧式别墅的黑色铁艺大门前。

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壮汉走上前来，不发一言，用一根食指指了指车前头。酒店老板见状马上推开车门，走上前把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识别证递给了壮汉。壮汉就着门柱上的灯光看了看，挥了一下手，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酒店老板走了进去。

顺着长长的车道，有两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常绿灌木。在灌木丛中，等距离地安放着一盏盏刚超过膝盖的六角型地灯，在夜色中散发出柔和的橘黄色灯光。

来到别墅门前，酒店老板猛然看到两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精壮男子从左右两边的门柱的阴影里闪出。其中一人接过酒店老板手中的小皮箱，打开来仔细检查着。确定没有问题以后，示意酒店老板等在那里，由另一人进去通报。片刻之后，他被领进屋内。

走进客厅，他立刻被这里皇宫般的豪华气派所震慑。但他根本没有机会去仔细欣赏这个完全可以接待英国女皇的客厅。他立刻看到了令整个西北地区道上混的朋友“谈虎色变”的黑社会老大，人称“笑面虎”的甘耀明。

甘老大坐在意大利进口真皮沙发的一角斯斯文文地抽着雪茄。他的身旁空无一人。他对面散坐着三四个壮年男子在抽烟、喝茶、闲谈。而令酒店老板感到惊奇的是，正对着甘老大的单人沙发上，竟然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虽然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但最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

看到酒店老板进来,其他几个男人只是用眼角瞟了他一眼,身子动也没动一下。只有那位漂亮的洋妞很有礼貌地欠了欠身体,用非常流利的中文和他打了个招呼:

“嗨,晚上好!”

酒店老板忙不迭回答:

“您好您好!”

甘老大也随着对酒店老板点了点头,和气地问道:

“怎么样,录像的效果还可以吧?”

“报告大哥,没经您的允许,小弟不敢擅自观看。”酒店老板毕恭毕敬地回答,鼻子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唔……”甘老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那好,我们就看看咱们萧总经理大婚的盛况吧。阿南。”甘老大说着向对面几个人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点头示意,那位叫“阿南”的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上前接过录像带,往电视机前走去。

随着电视讯号的出现,客厅的灯光自动变暗。很快,屏幕上出现了萧永结婚的场景。热闹、喜庆。和一般的婚礼没什么两样,只是更加隆重,更为豪华。

电视屏幕上,婚礼继续着。突然,甘老大叫道:

“停!”随着这一声,电视机上的画面立刻定格在那里。

甘老大指着屏幕说:“把这个画面放大。”

放大后,屏幕上现出萧永同事的那一桌。一个戴眼镜的白胖子特别显眼,因为镜头正对着他。甘老大指着屏幕问道:

“那是谁?”

“那是电视台经济部主任,叫范刚。”昏暗中,有人回答。

“不,我说的是他旁边的,那个女的。”

这下,没人能答得上来。她几乎是背对着摄像机,只能从她的发型和闪亮的耳环上分辨出她的性别。

“倒回去。重放。”甘老大指示。

镜头迅速倒回、重放。

画面上，两个服务员小姐端着一个大大的红漆托盘，从雅间经过，正要往范刚那一桌上菜。这时，一个身穿牙白色风衣的年轻女子从雅间里迅速闪出，跟在小姐后边一同往前走去。由于有两位小姐挡住，电视画面上仍然看不清那女子的面孔。

镜头继续。那女子来到范刚跟前说了句什么，范刚立刻站了起来，把椅子让女子坐下。两人交谈。接着，那女子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范刚。

“停！”甘老大又一次叫停。

画面上，一个约莫二十五六的年轻女子虽然只露出了半个面孔，但她挺直的鼻梁和长长的睫毛让人一望而知是个容貌秀丽的姑娘。

“好了。”甘老大命令道。

客厅里的电灯亮了。人们忐忑不安地看着甘老大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阴沉沉的脸色。

“我要你们立刻查清这个女人的所有情况。所有的！”

“是！”这一声回答是那么的整齐，那么的响亮！因为除了下命令的甘老大本人和那个洋女人以外，屋里所有的人都作了回答！

第二章

萧永今天本不该上班，一个月的假期才刚过去一半。范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催，让人烦透了！

萧永头脑昏昏沉沉，无精打采地倚在电梯里。这半个月来他和金娅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几乎把全部时间用在了做爱上面。沙发、床上、浴缸里、地毯上，甚至是餐桌上，到处是他们做爱的场所。